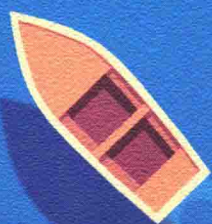


这可能是我离吻到她最近的一次，也是看清她
面貌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我又捏住了她的手。

夜莺在窗外婉转地鸣叫着。



清醒梦

A Lucid Dream

周昊
著

这可能是我离吻到她最近的一次，也是看清她
面貌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我又捏住了她的手。
夜莺在窗外婉转地鸣叫着。

清醒梦

A Lucid Dream

周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醒梦 / 周昊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54-8656-1

I. ①清…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643 号

出品人: 尹志勇

责任编辑: 陈曦 毛娟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刷: 左怡 包秀洋

美术设计: 王昊

版式设计:  伟创广告
Tel: 13686221219

出 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 编: 430070

发 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7—87679360

http: //www.cjlap.com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5 插 页: 1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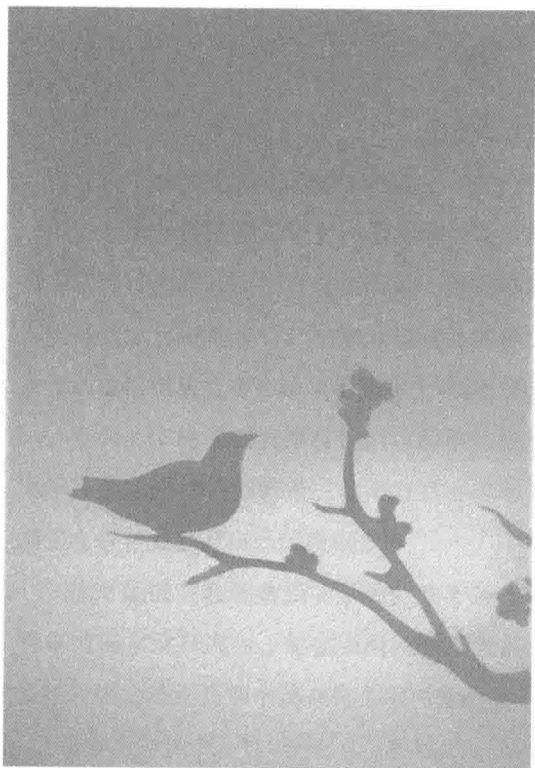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无所事事的冬天（代序）	笛 安	001
一个出版人父亲的祝福（代序）	周百义	003
在树上		001
我会牢记四月		035
来不及说再见		081
一个冬天的童话		139
哈德逊河左岸		169
好像下过雨		211
清醒梦		257
跋		385

在树上

山上的森林在光线消隐后渐渐黑了下来，变成了沉默而庄严的所在。他希望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树上，和这样的森林融为一体，变成庄严沉默的一部分。天亮的时候，成群的小鸟在他身旁的枝头鸣啭，把他从美梦中唤醒。他知道他会健康着醒来。



1

他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爱情。

一个人走在返校的路上，他觉得空气异常清新。有时候他也回过头去看看，但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他晃动着空空的双手，在清晨无人的马路上自如地步行。刚刚开始营业的早点摊子散发出油炸食品的香气。他很想从从容容地坐下来吃个早饭，但时间不够了。

今天上午的课被安排在校门口附近的教学楼，他已经打了电话叫同学帮他要把要用的书带来。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其他人都坐好了，老师正在讲台上翻看自己的教案。

他对她的兴趣逐渐淡了下去。这不是昨天晚上的原因，他想。就算事情根本没有发生，他也会对她渐渐失去兴趣。归根结底，他并不爱她，因为她不是那个能在树上陪伴他的女子。

那是一个静谧的夜晚。陈甜闯进他的寝室时，他正盘腿坐在床上，手捧一本书发呆。

——怎么了？怎么现在来了。

她看了眼他。没什么，就是想你了。有空吗？出来逛逛。

两人走在夜里的林荫道上。比路灯还矮的树叶的影子沙沙地留在了地上，更高的树叶黑黝黝的，沿着树尖可以看到星星。

她一直都没有说话。他说，去吃点东西吧。

夜里九点半。还在营业的饭店寥寥无几，遥接初冬的寒冷驱走了露天的大排档们。

他们走进一家小吃店。他给自己点了南瓜饼，给她点了烤香肠。店里就剩下了这些。

——现在去哪？

——哪也不去。

他们站在夜里十点的街道上，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只剩下那些分不开的人们和那些不断漂泊的卡夫卡一样的夜游者们。

他们经过一对情侣。两人如胶似漆，在黑夜的掩护下肆无忌惮。两人都打扮得不时髦，可能之前一直思想保守，城市解除了他们欲望的封印。

——我们可不能像他们那样，呵呵。

——为什么不行？

夜里的空气仿佛飘散着干草的香味，从学校那片荒芜的草地传来的。

——去喝酒吧。

酒馆里人不多，他们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点了很多啤酒和一些下酒的小菜，两个人没头没脑地喝了起来。

——醉了？

——醉了。

——现在几点？

——一点多了。

——回不去了。

——是啊，开房去吧。

——嗯，走呀。

然后两个人就开房去了。

——先洗澡吧。

两个人脱光了衣服，在花洒下面让自己的身体沾到水，往自己和

对方身上打肥皂。他看着盥洗池上方，镜子里面映出的两人的裸体让他很恍惚。他突然觉得他们不过是两块肉，觉得日常用来判断人类的那些标准到这里已经失去效用了。

她关上了灯……

——你爱我吗？

——爱你。

——骗人。

——没有。

——真的？

——真的。

——再来吧。

——好……

……他合眼之前，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自己好像有了新的、与过去不大相同的人生前景摆在他的面前。他有了更多的责任要负担，自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以后的日子，以后的日子像画卷一样在他面前展开，他长大了，工作了，结婚了，买了房子车子，买了房子车子，在看得见海的地方，的地方……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总是会自自然然地结识一些人，就像口渴了喝口水，肚子饿了吃口面包一样。他是这样理解自己是如何认识一个叫徐洁菲的女生的。他坐在教室里，老师已经在铃声的唤醒中从教案上抬起了头。窗户外面，草木葱茏。蓝色的落地窗帘有一点点脏，被风吹得像女孩长裙的裙摆。他有点累，伏在桌上想要睡觉。睡着之前，他想起了前几天的那件事。

前几天在一次公共课上，他的室友看上了一个女生，好像是别的专业。

——喂喂，那个女生怎么样？

——哪个？

——倒着数第三排，最那边那一块的。

——那个穿白棉袄的？

——对对，就是那个，戴蓝色眼镜的那个。

今天有上台演讲，算作一次平时成绩。他踌躇了一阵，就上台把准备好的材料吞吞吐吐地念了一遍，随后下台。接下来就是那个女生上台，她念完了以后弯了一下腰。下课的时候王丹才知道她为什么弯腰。她递给他一个在讲台地上捡的纸条。

——这是你的东西吧。

——嗯？

他接过来一看，发现是女友陈甜给他的一个手绘书签。大约是夹在之前的材料里的。

——哦，多谢。

——挺可爱的，谁送的啊，女朋友？

——不啊，我姐姐。

他眨了下眼，自己都没注意。

——哦。

——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他想，反正是不认识的人，被拒绝也没有什么好尴尬的。

她看着他，他看着她。教室里混浊的喧闹声渐渐清晰了起来，有几个声音可以分辨出来了，他们站的教室门口很多人经过，几个熟人在看他们，他眼角的余光可以瞥到他们，就像戴上爷爷的老花镜看这个充斥着欲望的世界一样，模糊而隔阂。远处，篮球场上的喧闹声仿佛近在咫尺。

——我无所谓。反正晚上也没事。

他们来到外面。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云仿佛马上要掉下来砸在人身。他深深地沁入这种气氛中，简直忘了她仍然在身边。直到她问他：

——我们到底去哪儿吃啊？

——还没想好。

——你还真的没想好啊？那算了，我回去了。

——别别，我想好了。嗯……去吃韩国料理怎么样？就在校门口，往前走一段就有一家？

——我无所谓，吃什么都成。只要不太油腻。

——嗯……韩国菜还蛮清淡的。

他们继续前行。他悄悄地把手搭在她肩上，又很快地放了下来。

——你把手搭我肩上千吗？

——你看我们这样，像不像男女朋友？

——别碰我。

她再没说什么，专心致志地盯视着前方的路面。他一下子有点泄气。他稍微减慢了速度，好从后面好好打量一下她。这是他第一次实际意义上地“追”一个女生，而这之前他只体会过被人追的感觉。

她的头发简简单单地往后扎成马尾，位置有点高，这让他怦然心动，他就喜欢这样的。她的耳朵有点尖，有点往后斜，小小的肉肉的。皮肤挺白，然而有点脏，感觉不是一整片的白下来，而是有的地方带有一点点微微的雀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她的睫毛，然而他感觉她眼睛蛮大的，睫毛也挺长，鼻子也很可爱，弯弯的向外翘，嘴巴也很好看，下巴也很精致。这是当然的，因为他眼里看见的不是别人，就是西施。

——我们这到底是在往哪走？你不是准备拐卖我吧。

——我？拐卖？你开哪家子玩笑。就在前面呢。

——哪儿？我看不见哪，你怎么不拦辆的士？

——那个红色底子的招牌，上面写着韩文，看见没？再走几步路就到了。

走到门口，服务员拉开店门，问他“两位吗”的时候，他很幸福地点了点头。他们被引到一个靠里的座位上。这家店很小，又是吃饭的时间，所以其他座位已经坐满了。店内的照明颇不好，每个座位外面还搭着帘子，大概是为了营造韩国街头的夜间大排档气氛。她解开了白棉袄的扣子，露出来一件仿佛是自家打的式样古怪的毛衣，然而他更看重的是毛衣裹着的显得有点突出的胸部。

——你看什么看？

——我……没看什么，好热啊。

——热？我看你脑子有毛病，这可是大冬天的，这里又没暖气，你怎么会觉得热？

——可是这里有空调啊。

——空调？我可没感觉到，肯定是为了省钱开的温度很低。

——哦……

——你不准备问问我看我想吃什么？

——哦，看我这记性……来，你想吃什么？

她不大自在地往周围看了看，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该点什么。她从来没吃过韩国料理，只是听同学说过。然而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家伙还是一个陌生人，不能随便说自己喜欢吃的，毕竟这样显得太粗俗。她要显得自己纯洁、天真、活泼可爱、秀外慧中。

他开始趁她没戴眼镜的时候打量她的正面。她的眼镜原来不大，睫毛长可能是刷睫毛油的缘故，眼睛也不大，而且上眼皮耷拉着，看人时低着头看，这可能是她过去太用功读书的缘故。事实上呢？可能是内心里老是觉得自己不如人，缺乏自信导致的吧。总的说来还算挺可爱，这倒是很重要。王丹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所谓可爱这种东

西是所有美德中装起来最容易的，就像蜥蜴掉尾巴，鸡下蛋一样简单自然，只要她还长得像是个人、脑子没有进水，再稍经点拨就可以做到。与此同时，浑然天成的可爱就很少了，很多人一边上年纪一边扔穿不下的旧衣裳一样把自己的可爱给丢进垃圾桶里，真正稀少的就是自然而然、绝对原装的可爱。

饭菜上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互相认识了对方。他知道了她叫徐洁菲，和自己是一个系的，但不是一个专业。听她的口气，好像喜欢不来自己的专业，而更想找个机会转到法学院去。他打开了她的话匣子，而自己更倾向于成为一个倾听者。

王丹打进大学以来，日历也翻过了五个月。他正一心一意地享受大学生活给他带来的新鲜气息，体验对事物和人的崭新感受。最让他痛苦的是每天早上的起床。他本来就不是生性勤快的人，让他自己睡满可以睡到至少九点才起来，然而如果不想迟到的话最好还是七点起来，这样才能按照习惯去厕所大便，再从从容容地去楼下的食堂吃点面条或者别的什么当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去教室上课，这是再好不过的空想了。

一般早上早起所缺乏的睡眠可以在上第一二节课的时候通过趴在桌子上睡觉补回来。就算运气不佳地被老师点起来了还可以狡辩自己是来旁听的。

中午的时候他会回到寝室，在食堂吃份盒饭，上不来情绪时他也会在寝室那狭窄的床上躺上一会儿。食堂的饭菜一般，吃久了也就那么几个菜。有女朋友的好处之一是她们会为了换口味而在校内其他的食堂吃饭，但是这样一来就睡不了午觉了。

下午一般有课，没课的时候他就一直睡到晚上。对于上课他已经没有什么看法了，毕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考试能过全靠考前的努力。

平时上课，老师都习惯了学生在下面干自己的事而自顾自地讲他的课。

傍晚是他最难打发的时间。一般晚饭他都是一个人吃的，然而吃完晚饭该干什么他一直都没有学会，最后就在发呆中浪费掉了这段时间。心情上来的时候他会看看黄昏，但老这么看也不是个办法，最后他学会了吸烟，就在这段时间抽上两根，排遣一下空虚的心绪。

更晚的时候，他什么也干不了，有时候静下来他就看看书，不过在学校看书不比在家里，空气又差人又杂，很难看得进去。更多的时候是在玩，有选修课他就去上。他把家里新配的那台电脑带到学校去了，每天就玩玩游戏上校园网下点电影抑或跟人聊聊天，至于更进一步的打算，他还没想出来。反正每天就这么过吧，也挺好的。寝室十一点半熄灯，不到那个时候你是很难睡着的。七点又要起来，又是新的一天。

2

分手之后，他才开始怀恋他们之间发生过的那些浪漫的经历。他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情景。他加入学生会的第二天，陈甜让他带她游览一下武汉的景点。第二天早上，他们在校门口见面。因为天气好，这个城市到处都挤满了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旅游景点。

号称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居然一张门票索价 50 块。陈甜带了学生证，他就只好买了全票，也算是给这个生他养他的城市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整个建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看上去木质的结构其实是用石头模拟的，里面还考虑颇为周全地装备了电梯，方便残障人士上下黄鹤楼。

紧靠黄鹤楼的辛亥革命纪念馆他们也去了，人少得多。倒也没有

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值得看，大小不一的房间千篇一律，不过是一张张桌子椅子，台灯电话，偶尔还能看见一个古色古香的挂钟或者一个古时的床。

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去了户部巷，那里也是人山人海。窄窄的一条小巷挤满了各种卖小吃的铺子，每一家都爆满，差不多所有人都一边逛一边不住地往嘴里送些什么吃的。

之后他们又坐轮渡到了江汉路。江汉路可以说是武汉比较漂亮的地方了，那些西式建筑会让人偶尔产生自己在国外的错觉，定睛看看那些粉刷完成的墙面就会让人清醒过来。来这儿逛街的女人大多全副武装，所以这里的人看起来比其他地方更俗不可耐，跟这里的建筑物一样。武汉一日游的尾声是到中山公园去坐大型玩具，他们坐了过山车，坐了吱呀乱叫的摩天轮，坐了尖叫飞椅。这些都是在军训刚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正式开学那天，太阳的光照更强烈起来，而且还有军训在等着他。所谓军训，就是特意挑太阳还很猛、又特别不容易下雨的时候，让新生在阳光下茁壮成长。这很有可能是这些共和国的花骨朵最后一次成长的机会了，然后他们就从这里走向社会，不再是花朵。谁都不想放弃这次成长的机会，除了他们自己。

做工“相当”凑合的军装已经分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里面有一件光看看就让人不寒而栗的又僵硬又厚实的衬衣，而这是每天的必穿品，每天他都得穿着这样绑在身上的麻布一般的衣服去太阳底下烘烤，衣服都会流汗。偶尔会飘来一小片云来遮蔽一小会儿阳光，就算这样人们都可以感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一个月阳光的浇灌，不是所有人都撑得下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人们都应该去试一试，如果真的撑不下来，那倒下也至少是一种抗议。

但很多人都不这么认为，特别是一些女生，她们因为生理上的优势，总是很容易请到假的。所以差不多所有自以为皮肤白皙的女生都找了不少借口来躲避太阳，吸引了大众贪婪的目光。这也使得军训更像是一个漫长的煎熬，因为刚刚成为男人的大学生们将没有地方来寄托自己的遐想，只好不情愿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纯肉体活动上，这其实也不过是成为真正的军人的重要步骤之一。不过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渐渐以各种借口不来，终于有那么一天，他觉得自己也感冒了。他马上去了校医院。

——张开嘴，啊。

——啊啊啊啊啊啊。

——哪里不舒服。

——头。

——怎么个不舒服法？

——头疼。

——还有呢？

——流鼻涕，咳嗽，觉得冷……

她把手放到他头上，怕烫一样赶快拿开，他看见了，心中一阵窃喜。医生拿过他刚刚在楼下买的病历，往上胡乱写了点什么，要他去下面买药。原来医生发现他头根本不烫。

结果他就揣着那些药回到了宿舍，没有住成院。请病假的理由如此便不充分了，下午的训练就还要继续上。好在是练习打靶，很快他们就要去用真枪来练习了。

打靶那天终于终于阴了，可惜今天不用在太阳底下练习，再度让人感到遗憾。四点钟他们就起来，然后搭乘大巴赶到打靶场。四点是很多人有史以来起得最早的一回，这个时候天才麻麻亮。他们又在打靶场站着等了大概两个小时，那里才做好迎接的准备。开始按照顺序打

靶了。轮到王时，他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正好摔倒在枪前面。每把枪旁都配备了一个催促学生赶快打完子弹走人的教官。尽管如此，王还是尽最大努力地瞄准，射击。打完5发子弹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心得，等待大巴回来接他们。

——我看都没看，闭着眼睛把5发子弹打完的。

——是撒，那个鬼教官老在旁边吼，叫我赶快射，我只好也……

——啊？我戴了耳塞没听见他吼。

——你还有耳塞？好腐败啊。

——怎么大巴还不回来接我们？

——当时我蛮想把枪口调转，给身边的教官一发，附近的同学三发，再自己留一发的……

他在一旁看着这些人交谈，发现有很多面孔都是陌生的，他们可能就是那些找到了不参加军训借口的人们，不过他们没有办法拒绝真枪的诱惑。打完了靶他们会继续躲避那些阳光下的练习。

剩下的日子里，教官们为了挑选学生参加方阵比赛而加大了训练力度。方阵比赛就是让学生们比赛走路，谁走得好就胜出，或许可以赢到一点篮球足球什么之类，代价是继续在太阳底下接受训练。为了挑选出最好的，学生们被分成男女两拨来训练，好让他们有竞争意识。结果适得其反，男生们普遍更会偷懒一些，所以最后他们如愿以偿地每天军训的时候自由支配时间，结果就是他们都玩起了篮球来打发时间，以至于最后一周人人都穿着篮球鞋去军训。他对篮球不是很感兴趣，技术也不是很熟练，而此时正是好好熟练一下篮球的好机会，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摸篮球了。如此一来，军训就结束了。